

錢亦石編著

中國外交史

生活書店發行

中國外交史

錢亦石編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中國外交史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寄費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路五十一號
重慶武庫街一七五號
香港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長沙成道一七五號
桂林貴陽昆明都
宜昌鄭縣南陽
天南鄭縣南陽上海

發行者

生活書店

編著者

錢亦石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S)

序 言

在我們這次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抗戰中間，犧牲得最光榮的，要算錢亦石先生。自『八一三』滬濱的烽火燃起以後，大家都知道戰區宣傳與組織工作的重，但是一般說這話仍只是從『理論』上出發，而實際行動的還是很少，亦石先生首先放下筆桿，組織戰地服務隊，到張發奎將軍所指揮下的滬杭線去工作。他的這種『從理論到實踐』的精神，當時給上海文化界的影響很大。此後有好多人，都受他的感動，不怕辛苦，不怕困難，成立或加入宣傳隊，工作隊之類的組織到內地去服務了。在工作中，亦石因勞碌過度，染瘧疾，一同工作的朋友，都勸他休息，但他仍力疾工作，以致病情加重，由瘧疾而轉成傷寒症。自敵人從金山衛迂迴登陸徼倖成功後，形勢吃緊，他才由前線抱病回到上海租界裏面來，

在他剛進法租界後不到一個鐘頭，敵兵就到了他入口的那個地方。一九三七年一月底，因醫藥無效，他便離開自己的正在鬥爭中的祖國而逝世了！所以，亦石先生的爲民族解放而犧牲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亦石先生不僅是個『實踐家』，他對於革命理論，也很有研究。他的國文程度，造詣很深。他的文筆流利，生動有趣。不論怎樣一個題目，在他的筆下，都由淺入深，寫得津津有味。同時，他的觀察，也十分深刻，他對於每個問題，他都分析得很精到。所以，他的著作，很受廣大青年的歡迎。

亦石先生的著作很多。在他去世以後，朋友們爲紀念他起見，計劃把他的譯著，加以整理，出一全集，只因戰時印刷困難，這一計劃，未能順利執行。

本書是亦石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學和法政學院任教授時所編的講義，關於帝國主義如何侵略我國，分析得很深刻。在目前抗戰期間，此種讀物，極爲需要，爰決定先出單行本，以饗讀者。

張仲實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於漢口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外交史底內容

第二節 中國外交史上的變遷

第三節 弱國是否有外交

第四節 研究中國外交史底方法與意義

第五節 帝國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底外交史

第二章 國際資本主義前期中的中國外交

第一節 歐人來華

一

一

四

八

三

一五

三

三

第二節	中英通商	二六
第三節	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	三三
第三章	資本主義侵入時的中國外交	三七
第一節	引論	三七
第二節	英人的侵入	三九
第三節	法人的侵入	七三
第四節	日本的侵入	七九
第五節	帝俄的侵入	八六
第四章	帝國主義初期的中國外交	九三
第一節	引論	九三
第二節	各國在華的勢力範圍與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九四

第三節	義和團事變與辛丑條約	109
第四節	日俄戰爭與日本對南滿的侵略	107
第五節	蒙藏問題	115
第六節	辛亥革命前後的國際對華投資	130
第五章 世界大戰中的中國外交		
第一節	世界大戰與中國	117
第二節	日本出兵佔領山東	116
第三節	二十一條交涉	140
第四節	鄭家屯事件	118
第五節	日本銀行團借款	119
第六節	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	114

第六章 全國民衆覺醒中的中國外交

第一節 中國空前的五四運動

一六一

第二節 第一次的平等條約

一六三

第三節 華盛頓會議與中國各問題

一六六

第四節 中國宣告二十一條無效

一七六

第五節 一九二四年的中俄協定

一八一

第六節 五卅慘案與反帝國主義

一八六

第七節 迴光返照的關稅法權會議

一九一

第八節 漢口九江各地英租界的收回

一九六

第七章 國民革命勝利後的中國外交

二〇三

第一節 濟南慘案

二〇三

第二節	改訂新約運動	三〇九
第三節	關稅自主的內容	三一
第四節	撤銷領事裁判權的宣告	三五
第五節	中俄衝突及其初步的解決	三九
第六節	中英威海衛交涉	三四
第八章 世界經濟危機中的中國外交		
第一節	萬寶山事件	三三一
第二節	九一八事變	三四
第三節	上海抗日戰爭與停戰協定	三三七
第四節	熱河失守與塘沽停戰協定	三四〇
第五節	日本「四一七」聲明與英美態度	三四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外交史的內容

凡所謂史，並不是把過去曾經發生的事實，巨細無遺的一一記錄下來的東西。因為這樣的東西，只能做我們的參考材料，不能給我們以智識；而史，應是一種科學，使我們了解過去，了解過去某一類事實的因果關係，以至對於目前這類事實，能有更有把握的認識，更有計劃的處理，以達到所要達到的目的。例如紀事本末，只能說是一種文學性質的史書，不是一種科學性質的史；編年體的通鑑，只能說是一種「年鑑」彙編似的史料，不能說這就是史。

我們要研究一種史，目的並不止在知道許多事實，說起來可以銜耀自己的

「博聞強識」；主要的是在了解這許多事實的前因後果，而研究出一個避難就榮，革弊興利的方法來。因此，所謂史，就決不是史實一堆的記載，而是用科學方法把史實整理過，批判過的詳述。換言之，史，與其說是記載，不如說是帶有說明的敘述。

外交史要講些什麼？它決不應講些歷來外交上許許多多瑣屑事情，它應該講的是歷來外交政策的變遷，這種變遷的根據和其得失。我們知道，外交，並不是它自身能夠單獨存在的東西，它只是某一種政治系統之下，在邦交關係上運用一種手段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的策略。如果要離開政策來講外交，就決無外交可言，勉強要講，也只是些毫無意義的外交故事，不能成爲外交史。

社會的存在價值，不只在其能爲構成分子爭取生存，並要能爲他們謀得利益的發展。這必需有一個明確的政綱做根據以定出有系統的政策來，爲有計劃的建設，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在國家尚未消滅的時期，一國人民的利益不能不與他國

人民的利益或一致或衝突。因此，一國政綱的實現，就不能不與他國政綱的實現發生相互作用，或相資助，或相抵觸。於是，只有各種建設計劃的政策仍屬不夠，必須再有一種外交政策，用外交手段，使本國的政綱政策，至少不至因和他國抵牾而減低實現的程度，甚至要利用他國的政綱政策來使本國人民利益得至更大更快的發展。因此，所謂外交，決不是「水來土掩」那樣在事變來了以後出來應付一下那種無可奈何的消極辦法，而是有計劃的度量他國情形，使本國政綱能在邦交關係上得着健全的發展的一種積極政策。所以，我們問到某國某時的外交是什麼時，就是問其外交政策是什麼，並及當時某國的外交政策爲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是否和它當時的整個政策相一致，在它當時的整個政策上發生了些什麼作用，幫助了還是損害了，等等。離開這些，就再沒有外交可言。

同樣的，我們所以要講外交史，決不是來誦讀過去的許多外交史實，而是要從歷來外交政策變遷的研究上，得着外交的智識。我們要問的，是：歷來的外交

政策有了些什麼變遷？爲什麼要有這些變遷？這些變遷是否能很恰當的適合着當時國際情形上以及邦交關係上的變化？這些變遷表現着怎樣的一種趨勢；對於目前外交政策的決定具有何種意義？等等。離開了這些，也再沒有外交史可言。

所以，所謂外交史，說正確些，應當說是外交政策史，或外交政策變遷史。

第二節 中國外交史上的變遷

歷來中國的外交，有沒有政策呢？難講得很。過去中國外交上的變遷情形，可分四個時期來說。

第一個時期是「深閉固拒」。在以前，中國向來以「天朝」自尊，對於國外民族，都指爲「夷狄之邦」，是要年年進貢，歲歲來朝的。這種自尊自大已成爲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心理。我們自詡爲「文物之邦」。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在中國都早已有過。在我們心目中，只有中國人是「人」，那些東洋人西洋人，都只是

些「東胡」，「西夷」，「南蠻」，「北狄」，不能稱爲「人」。「蠻」字從「蟲」，「狄」字從「犬」，就是那時中國人不認他們爲「人」的明證。因此，就死活不放外人入中國，怕的是要「蠻夷猾夏」。但是，外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如蒸氣一般地要膨脹開去，不管你北有長城，南有天池，他是要破關而入。我們既深深固拒，不要外人進來，自然對他們的進來不做準備，他們又無孔不鑽的偏要進來，進來時就東衝西突。於是我們措手不及，只好由人擺佈了。這是滿清中葉的外交情形。

第二個時期是「洋人有如天人」。經過幾次慘敗之後，覺得現在的洋人是厲害的，於是一反從前所爲。變「鄙夷」爲「膜拜」，一方面自己竭力效法西歐。起初以爲洋人的厲害在槍砲，兵艦等，於是北洋練兵，漢陽開兵工廠，同時派嚴又陵等留學外國學習海軍；但結果仍是失敗。中日一戰，把新練的海軍被人打得落花流水。以後又以爲洋人所長在科學，在法政，於是辦學堂，重科學，變新

法，立憲法；但忙了多少年，仍然還不能強似人家，辦起「交外」來，還是處處吃虧。另一方面，一和外人交涉，好似老鼠遇見狸貓，唯有唯唯諾諾，奉命唯謹，不敢道半個「不」字。這是民國以前的情形。

第三個時期是「以毒攻毒」。後來，簡直覺得自己是沒有力量來抵制外人的了，只有利用外人在中國這塊市場上相互間的衝突來應付他們之一法。於是有的是親日制英，有的是親英制日，有的是親美制英日，這種利用外人去抵制外人的方法，就被認為最巧妙的外交方法。那知外國人並不是傻子，你想利用他，他也就利用你的利用他，結果，在中國外交上是更加糾紛，更形棘手；人家沒有會被你利用到，我倒反被人家利用去了。這是北洋軍閥時代的情形。我們要知道，利用人家的相互衝突來以毒攻毒，並不失為外交手段之一，但問題是在於你自己先要有點東西，有一種力量做個主體。然後才能利用人家。否則專靠人家，自己可以什麼都沒有，世間那有這種便宜事。引狼拒虎，結果自然只有把自己的臥榻，

變成狼虎爭食的戰場。

第四個時期是「革命外交」。最後，知道外人是和他們鬼混不得的了，乾脆是要向他們「革命」。外交而革命，將如何「革」法呢？關稅要自主，租界要收回，法權要收回，不平等條約要廢除，這自然是對的了。但外人狡猾得很，當我們提出這些口號來的時候，他們很客氣的答應同意，但他們說，這辦法好是好的，不過時機還早：你們自己的憲政還須經過若干年的訓政時期才能實現，這不是一樣的應當經過幾年的準備時期才可實行嗎？（看費唐氏提交上海工部的報告書）而且，他們還在此時間提出了些「最惠國待遇」，「雜居權」，「永租權」等等要求來。結果，外交的「命」，似乎仍未能「革」去。這是最近的情形。實在的，你要革人家的命，先要顯點本領出來看看，否則拿什麼東西去革呢？手無寸鐵，走到人家面前去說：「我要你的頭！」人家很可以慷而且慨的說：「你拿去好了！」那時，你所得到的，恐怕只有一個「沒趣」吧。